

曲波和刘波《林海雪原》之外的爱情故事

2024年4月14日，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波去世，享年100岁。刘波是著名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作者曲波的爱人，也是小说中军医“小白鸽”的原型。有人说，正是与曲波共同生活了60载的妻子刘波对他的大力支持，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《林海雪原》这部小说。在曲波两次身负重伤，生死垂危之际，是刘波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；在创作的艰难时期，是刘波的鼓励和支持让他坚持下去。在曲波和刘波的世界里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有的就是相濡以沫、彼此珍惜的坚守与等待。

这就是爱情

曲波的身世很特别，他的父亲出生时是遗腹子，而到了曲波这一代，曲波的母亲生了10个孩子，曲波是第10个，可是孩子们大多都纷纷患病夭折了，只剩下一个女儿和最小的曲波。曲波从爷爷那辈开始就是单传，到了他这代，曲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到了曲波的身上。他们想方设法把曲波送到学校读书，父亲还为曲波买来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名著，这在当时是极为奢侈的事情，为曲波成年后创作《林海雪原》积累了丰厚的文学功底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迅速蔓延到胶东一带。15岁的曲波背着家人偷偷加入八路军。与此同时，14岁的刘波也报名参军了。多年后，两人才知道，其实在这一刻，他们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

由于年龄小，曲波被分到了宣传队，这使得11岁开始习武的曲波感到

没法施展“拳脚”，天天吵着要去前方作战。后来组织把他派到部队当文化教员，17岁时，曲波就当上了连队指导员。那个时候，刘波在妇女干部班学习，随着前线伤员越来越多，她就去当护士了。

在全面抗战最初的几年里，曲波与刘波的生命轨迹始终平行前进着。直到一次，两人受到不公正对待，同时受到关押审查。在两人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正赶上日寇扫荡，部队要经常转移，曲波总是把毛驴让给刘波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两个人的心中开始慢慢滋生出异样的情感，他们渐渐懂得，这就是爱情。

后来，曲波、刘波平反了，爱情也在悄然萌芽。

“人美不在外表，美在心灵”

不久，两人都要求参加学习。于是，曲波到了抗大上学，刘波考上了胶东中学。在两年多的学习期间，两人书信往来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安慰，却只字不提爱情。一次，刘波作为学联代表出席胶东的会议，临行前有人托她给曲波捎封信，信中请曲波了解一位战友，目的是想为一位女同志提亲。

曲波给刘波回信写道：“信收到。你的同学打听这个人的情况，要我说，他是八路军干部，共产党员，焉能不好哉！问到我小兵曲波名下，我一无理论根据，二无实践经验。依我看，大凡人们选对象都有自己的观点：有的爱德，有的爱才；有的爱姿，有的爱貌；有的爱老头，有的爱年少；有的爱骑士，有的爱步将；有的爱白面书生，有的爱疤

拉麻子；有的爱风花雪月，有的爱之乎者也……”哪知等刘波开会回来，这封信早就在全班传阅开了，闹得沸沸扬扬，连信封都找不到了。同学们开玩笑地对刘波说：“这哪里是给别人介绍情况？这分明是向你暗示表态呀。”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开始升温。

1945年抗战胜利，曲波随部队进军东北，组织找刘波谈话，征求她是否愿意同曲波建立恋爱关系。“我当时挺有顾虑的，觉得曲波英俊潇洒，而且只比我大一岁，我觉得女同志老得快，也感觉自己在外表上可能配不上他，就给他写了一封信。”后来刘波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甜蜜。

就在曲波临上船前，政治部的同志赶来，把刘波的信交给了曲波。曲波看完信后，立即写了回信，信中赋诗一首：“遥隔重重山，思绪紧相连。虽无神经接，情感一线牵。”然后又写道，“人美不在外表，美在心灵。人总是要老的，如果怕老，就买个石膏人吧！咱俩的年龄不算问题，我还想找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呢！”组织科长看了曲波的信，马上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，上面工工整整写着：“经组织同意，曲波与刘波订婚。”

1946年6月，在军区党委召开的干部表彰大会上，曲波受到表彰。当老首长宣布军区党委表彰曲波的通报时，也宣布了党委批准曲波与刘波结为夫妻的消息。

生死浪漫

结婚后，曲波第二天便上山剿匪去了，而刘波当时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秘书。

在以后多年的战斗中，曲波两次负伤，两次都是刘波得到消息赶过去，把他救回来的。

第一次受伤，他的手臂被打进了一颗子弹，齐齐哈尔只有一个战地医院，治不了他的病，刘波赶紧把他转到哈尔滨的医院，医院专家在X光下给他实施手术，这使得他的手保了下来。而第二次受伤，曲波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当时

刘波正怀着身孕，得知曲波在辽沈战役中受伤的消息，她立即从牡丹江军区医院出发奔赴辽西，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，终于在易县的一户农民家里找到了躺在门板上奄奄一息的曲波。刘波后来回忆，曲波当时伤势很重，大腿骨折，股动脉已断，发着高烧，人已经昏迷。刘波为他重新包扎了伤口，并设法把他连夜转到牡丹江军区医院治疗。手术中，曲波大出血，急需输血。当时血源十分紧张，怀着身孕的刘波当即表示自己和曲波都是O型血，并为曲波输了200CC的鲜血。多年后，刘波笑着对曲波说：“是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。”

负伤半年后，曲波出院。由于骨头接得不好，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四厘米。不久，两人相继脱下军装，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。

虽然退伍，但曲波忘不了一起在冰雪中战斗过的战友，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。刘波支持他写作，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，也是他的抄稿员。《林海雪原》这部伟大的作品由此诞生。

曲波曾谈过书中“小白鸽”的创作过程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们要问‘小白鸽’是参照何人塑造的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是我的爱人。她活泼伶俐、聪明能干。我以她的性格特征，创作了白茹这位‘万军丛中一小丫’，以此烘托和平的气氛。”

有一次，贺龙元帅在医院和曲波热情交谈。贺龙很幽默又很认真地问：“白茹呢？白茹怎么没陪你来？”曲波忙解释说：“我爱人叫刘波，不叫白茹。”贺龙元帅笑道：“不行，改过来，叫白茹！”贺帅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两人相继从工作岗位离休，相依相伴游览祖国大好河山。曲波晚年患病住院，刘波细心照料，精心陪护。

2002年6月27日，曲波在京辞世。从此刘波一个人生活，但生活却完全自理。多年来，她总会想起踏着大雪归来，想起战斗在冰天雪地的日子……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潘安趋炎附势被灭三族

说到中国古代的美男子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潘安。公元247年，潘安出生。他本来叫潘岳，字安仁，之所以被后世称为潘安，是因为杜甫的一首诗杜甫诗《花底》云：“恐是潘安县，堪留卫玠车。”潘岳当河阳县令时曾让老百姓广种花卉，后一句中的“卫玠”是历史上的另一位美男子。这两句的意思是，恐怕只有潘安所在的那个县，才能留得住卫玠这位美男子的车。杜甫借用两个美男子比喻他当时所看到的花的美丽。诗中如用他原名“潘岳”，则和后句“卫玠车”平仄不能押韵，所以取了他字中的“安”字来代替。后世沿袭了杜甫的称呼，逐渐地，潘安便比原名潘岳更为人熟知。

潘安有多俊美？史料中并没有详细的描述。仅《世语新说》中载：“潘岳妙有姿容，好神情。”潘安出身宦官之家，“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”。他20多岁入仕，因作《籍田赋》而声名鹊起。但据说也因此遭人嫉妒，被排挤到河阳县当县令。快50岁时，潘

安回到京城做官。《晋书·潘岳传》说：“岳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。”贾谧是皇后贾南风的外甥，时为散骑常侍，官虽不大，却是贾皇后的贴身之人，颇有权势。成语“望尘而拜”同样出自《晋书·潘岳传》：“每侯其出，与崇辄望尘而拜。”意思是在潘安等候贾谧时，看见他的车扬起的尘土就下拜，形容其卑躬屈膝的神态。当时贾南风及其家族势力把持着朝政。贾南风想要废黜太子司马遹，便将他灌醉后让其眷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其实是潘安仿冒太子口吻提前写好的，太子醉后眷写完，潘安又进行了篡改。于是，一篇太子谋逆的文章就此出炉。随后司马遹被废，次年被害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赵王司马伦便借太子被杀一事，率兵突袭抓捕了皇后贾南风及其党羽，后将其毒死。而依附于贾氏家族的潘安，在司马伦夺权成功后不但自己身首异处，还被夷灭三族。

据《今晚报》程醉/文

